台學源流

台學源流原序

台古荒域也歷漢及唐二三君子始以幽操貞忠有聞當世晉唐之際節槪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間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爲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其墓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于是二先生名用益顯搢紳學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洛納交晦庵麾其徒杜良仲輩往師之若皆之徽皐比者于是有識之士霓聲而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當時飲河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

景濂氏稱晦庵傳道江南而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聞若趙然道晁鉊則又兩遊朱陸之門者也晦庵徃晉齋王氏至吾台人見魯齋如見晦庵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學遞相傳授迄于今不衰此其功也噫乎合一也而雍英毓賢後先頡頏若此豈斯道在人有明斯和元氣之會不屯極不大亨邪夫安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魯齋王氏又一師也其爲教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其同與隨所見而見焉隨所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其不同與豈是以聖人爲宗者也服權衡于吾心觀低昂于洛學庶幾其不爽

哉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欲紀載一書爲鄉閭法式不幸不果作吾友竹江趙君淵欲嗣爲之亦復稿志以沒嘉靖戊申春與余往寓竹江墓側之小軒者信宿適惕然有感不揣荒陋遂歸圖之咨耆宿考傳志搜剔遐隱凡十有八月而書成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造洽大賢之化爲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俾後之人有所槪法而因流溯源以不迷于其趨且以成先正之志修後死之責云爾是編也爲卷七爲傳三十有八其疑而與考者又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于作卷之末

壽孫文燦

綴以鄙言并用取正于有道君子云歲己酉秋八月

乙巳後學臨海金賁亨謹書

台學源流總目

郭正肅 磊卿　杜貫道　池進士 從周

吳謙齋 梅卿　趙然道 師雍　趙詠道 師蔵

杜清獻 範

卷四

王石潭 夢　胡思齋 常　戴泉溪 良齋

卷五

車玉峯 若水　黃壽雲 超然　周大學 敬孫

陳古堂 天瑞　楊簡齋 玨　楊樵卿 齊

卷六

戴蠡翁 亨　楊浦城 明復　董克齋 楷

卷七

郭暢軒積　方遜志孝儒　陳克庵選

台學源流卷之一　　臨海金賁亨撰

徐貞定　徐谥節　陳宗正　羅提刑

徐貞定名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幼入鄉校有儁聲其父賢而知教比長遣之遠近求師因至京謁范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已而聞胡安定講道蘇湖而心慕之會其徒劉彝子邸令得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一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誦先聖書必冠帶開卷有會意處錄諸壁而時玩味焉閉門却掃歲或一出

裔孫文煒重梓

識與不識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居父喪哀毀逾禮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遠近來學者日益衆其爲教必自灑掃應對窮理修身以達乎治國平天下俾循其序以不失其性而後已故其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修潔其文羅提刑遂嘗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李守誘又以八行薦躬率僚吏安車禮遣終不就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先生每聞慨泣下于是去之黃巖盡毀所爲文變易冠服徜徉委羽山中樂其所自得者終身焉及卒門人尊之曰貞定先生陳忠肅

公雅儀其行事比之山陽徐仲車子庭槐庭蘭皆有
父風庭筠克世其學云見宋史本傳呂志赤城前後集寧鄉錄節要
徐溢節名庭筠字季節眞定先生第三子自幼有高
識服父訓師慕洛學讀書不事舉何必體諸身終日
危坐無惰容夕不寢不脫巾旦必巾而後起事父兄
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服闋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
事無細大必誠必敬接人無貴賤必和必恭與人言
必依于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
類一善可取稱賛不容口平生潛德粥粥若無能者
嘗曰君子爲善無愧于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時秦檜

當國科場試中興歌頌先生嘆曰今日豈歌頌時邪
條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則曰吾欲不妄語
而敢欺君乎自是試輙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有
詔舉人凡五上春官者與嶽廟先生適應格所親戚
勸之則曰吾嘗草封事謂嶽廟冗食無用雖不果上
心既非之可蹈耶乃深衣幅巾放迹田里終身不
復至城府儼然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援洛人
獻地康節故事欲捐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
舊者歸之皆笑而不顧嘗詠竹有云未出土時先有
節便凌雲去也無心其風致可想見矣尤守家問其

名遣書體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及革語其子曰吾惟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語畢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五門人尊之曰端節先生石南康子重誌其墓稱先生窮居海嶠無所師承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矣淳熙間晦庵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閩其父子之賢特拜墓下大書以表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輓以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語由是二先生之名益以重台學之盛實權輿于此云見宋朱文公詩集赤城前後集赤城詩集郡邑志尊鄉錄節要

裔孫文焯重梓

陳宗正名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遊安定先生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爲友歷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拾遺劍月照處州城之詩嘗減食田數十畝以輸學校于是有司及閭閻好義者相繼增給士賴以養好聚書有穎川慶善樓藏書目錄二卷在中興館閣所著詩文名曰慶善集弟貽叙字叔倫先一年登第官終湖南運判以文鳴爲蘇東坡曾南豐所知子師純師聖中八行從子克爲删定官酈瓊之變不屈而死人謂先生化行其家如此見郡邑志尊鄉錄詳節赤城續志抄本

雒提刑名適字正之寧海人自成童時好讀書鄉無書籍從鄉先進求索得論語毛詩皆無註解于窮讀之尚未知義理之歸際有二僧習賢禹昭以儒釋二家自負不少下人先生因與之遊假其書叩其論議浸淫開發聞此道後乃知聖賢之門牆有可入者於是尋師訪友以求所業與徐德臣陳伯模和友善得聞安定之教故其學術有本末通于世務登治平三年進士爲江都令以誠心爲治恥言鉤鉅惠文之事民有訟曲直決于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論遣去視鰥寡孤獨之失其所者如已致之黎明視事

入夜猶未已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毋郊行召父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罷行之既去民思之不置立生祠于召伯埭謂召伯並傳先生嘗兩被見皆以不合罷歸及提點兩浙京西刑獄行部臨海臨海人爲師孟以道義自高先生造其廬命僕扶之納四拜又爲賦杲亭有人情長在目隔岸數峯青之句其尚賢忘勢如此尤守袤爲立祠于學與陳侍郎公輔陳居尋良偷並祀方逕志語國先逸舟以先生爲稱首所著易說文集藏于見郡志寧海永樂院記並海集赤城前後集遂志齋集

右四先生皆傳安定之學者安定之爲教旨敦尚行實曰稽古愛民作楷模之斯其無愧也若與二徐則所自得者於多矣危坐靜修深潛篤信甚亦駸駸乎伊洛軌轍矣惜乎貞定先生與二程同時而南北不相覿耳若孫應時狀季節謂其師慕洛學其信然乎

台學源流卷之一終

裔孫汝垣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二

臨海金賁亨撰

石克齋　應艮齋　徐竹溪

石克齋名𡼖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端愨警悟不群及長刻意爲學從舅氏陳公良翰遊後與晦菴朱子交好彌篤晦菴嘗稱其論仁之體用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竊願與長者各盡力于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又謂敬字之説深契鄙懷且云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又云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

矣先生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差監登聞鼓院知南康軍累遷太常主簿卒年五十有五門人誌其墓又稱其外和內剛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處兄弟孝友備至賑貧恤孤恩及道路棄子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也其爲政一主于愛民而憂國之心甚切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疎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爲迂迴避就之計既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嚮方而君

未嘗少自足也其始終見重于晦庵者如此陳賓窗耆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外有洛學淵源則溪子良作六賢祠記獨于先生稱大儒與遊歷但義理之空談又謂其沉于州縣也守忤郡將不肯以早租困饑甿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容寧身與獄吏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車玉峯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大人爲巳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其中庸集解晦翁刪定爲輯畧至今存云見晦庵文集郡志伊洛淵源續錄赤城前後集耆卿錄節要

應艮齋名恕字仁仲括蒼人淳熙初來居黃巖其門

人趙幾道輩尊之曰艮齋先生嘗從晦翁遊翁以隱居老友呼之所與論學凡六書共一論大學中庸共一二皆論禮書共一論易本義且云不意遂達几下倘假見開卑淺望詳賜誨諭勿使有待于後世子雲也雖翁之謙光咸愛亦先生素學有足取重于翁者如此杜清獻公嘗云吾鄉固多士而義理之淵源獨揭詞華與則實自先生始見晦菴文集郡志艮齋錄詳節杜清獻公文集

徐竹溪名大受字季可天台人少歲工于詩劉知過以詩名一見之云自此當卧君百尺樓上矣先生之志固不在詩也游耆行部聞其賢特訪其廬竹溪方

與學者講顏子三月不違仁云即杜詩所謂一片花飛減却春耳陋巷爲之擊節與辨疑義率多合遂定交焉嘗托以撰述且云願少假筆力使讀者不疑爲假手乃所望耳家甚貧一夕陋巷至無以爨裂箕爲薪出薤湯麥飯相對甚歡至今故老猶傳其事云又嘗與趙忠定公汝愚相友善忠定拜相與韓侂冑同出御筆先生賀啟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爲師然老子之賢詎可與韓非同傳忠定讀之遂力辭新命其一言爲所信重如此後登淳熙十一年特科官終監行在草場所著經解文集藏于家邑東南六

里有竹溪書院及釣臺見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在三先生皆晦菴朱子所嘗與友者然觀其往來簡札則其所師資亦既多矣晦菴于克齋特所推許至以黃太史頌濂溪語因其詩而稱之然則克齋其尤賢矣乎舊牒謂里人由克齋始知洛學觀其所作中庸集解多程氏遺言昔程伯子嘗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語提撕後進相傳爲門下指訣克齋傳述當時問辨之詞昭示來學百世之下安知不有超然而默會者乎

台學源流卷之二終

喬孫翊垣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三

臨海金賁亨撰

林鈞州名鼒字伯和黃巖人初居邑之太平鄉令分爲太平縣父宣義郎興祥少貧行賈有行義生伯和穎長刻意爲學博求師友不得得晦菴欣然願學以書請教晦菴稱伯和求道懇切而勉以三言以整齊嚴肅言持敬以先語孟考諸說切已深思言講學以

充善端去邪志言省察且云異時漸有餘力讀諸書通世務蓋亦未晚不須過憂失先後之序也乾道八年舉進士爲奉化簿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遊之百里外先生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畧吾地無以遊爲也竟不往改定海丞郡令受租輸縱民自槩胥吏不得爲奸知侯官縣侯官俗淳先生靜以撫之民服教令終日寂寂水陰滿庭無復訟者在位行其所知是決不回不以聲色徇上官至有怒折案者先生從容報答之不能屈欲中以罪訪之民間聞頌聲而止通判筠州未行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葉水心

誌其墓次子仲謙補廸功郎與隆司戶有文名見勝庵文集衕邑志赤城後集

林草廬名蒙字叔和伯和之弟嘗與定游沈煥奉化舒璘為友因言象山陸氏之學走上饒求之意見差異乃與伯和及趙幾道杜良仲兄弟受業晦翁之門述其為學本末以請晦翁謂須平視彼巳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為巳善不可遽是此非彼入主而出奴也又云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徃而非學只在日用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又云道理只就自巳身上體認便自見得及別請一言為終身歸宿

之地晦翁曰若根本上欠工夫終無歸宿處且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工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此須當深思而自得之便是歸宿之地淑和冷然有省年七十有一而卒葉水心誌其墓稱其爲學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事父不違其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黨懽如也後進賴之以波及邑大夫之賢者資之以決疑獄革謬政鄉人化之尊之曰帥廬先生而表其所居之里曰崇賢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前集應氏雜錄

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宋宗室居黃巖受業晦菴先

生之門以乾道八年進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不海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趙丞相汝愚以從[illegible][illegible]有旨與職事官合赴
相以讒去先生遂飄然東歸專力問學積十餘年不
仕既而詔申前命以幼老添差通判湖州歷遷太常
丞因忤時宰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終年六十有
一晦菴嘗稱其所論時學之弊甚善又與論校綱目
凡入書至謂某衰朽殊甚全賴幾道為結裹了、却又
欲補稽古錄續大事記云此恐他日幷累賢者又與
論讀史法云只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獎以來都
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只如此看已得大槩范公

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得精密尤好金華王魯齋先生栢嘗跋晦翁所與訥齋帖稱訥齋登朱子之門爲拔先其後遠庵昆弟相繼而進聞之以道説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然則訥齋在諸趙中晦菴所尤注望者與見晦庵文集通鑑綱目魯齋跋語伊洛淵源續錄鄭志尊鄕錄節要

盧氏雜記

趙判府名師鄭字恭父居臨海從晦翁先生遊最見器重嘗以書質所疑晦翁稱其用意之精且云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晦翁嘗問別後讀書如何對云惣見得巳私難勝耳

曰不須苦與爲敵但覺此心隨物而去即與喚回都無事矣晦翁嘗與呂子約書言台州有一師友在此儘知用力不易得也與孫敬甫云天台朋友有趙師淵至篤者尤佳又嘗論黨籍事謂恭父竟入其事部中欲脫之恭父不願也其卓然難得如此紹熙元年以宗室科進士歷官鄞縣簿終嘉興府判官見晦菴文集語類及郡邑志

趙蓮菴名師夏字致道居黃巖紹熙元年宗室科進士歷大理司直知南康興國軍終朝奉大夫與兄幾道登晦菴之門悉得奧旨嘗以循天理任智力論質

與子路言志以心性精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
其失出于一皆爲晦菴所許與又嘗著春秋傳作誠
幾善惡圖以誠居中而爲木善幾居誠之下而正發
惡幾旁列而斜生云此明周子之意又以二幾相對
列誠之下云此亦胡氏之失而爲説以附其後晦菴
見而韙之又嘗跋延平答問以爲延平先生之學得
之豫章先生豫章得之龜山先生龜山伊洛高弟也
李先生不特以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
儒所未言者此編與行述其紀州者觀之當見之矣
始我文公先生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于論學蓋未

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覆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盡棄其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為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出折致

五裔孫文焯

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備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叙而漸進無懸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金華王魯齋嘗謂誦理一分殊之說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未嘗不在仰也見晦庵文集延平答問魯齋跋語郡志

杜南湖名爆字良仲黄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仁仲學于克齋石先生克齋以致于紫陽朱夫子於是師事紫陽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禀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

異亦爲得之卓玉峯稱其所受于紫陽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去冗長歸約一嘗其潛玩既深見此敬不獨存靜至于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歷深山與山下瞻望不同則自一語之砭冗長持靜而學成矣又稱其爲文于義理之體髓瑩凡之闕埃一一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如巳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而傾倒殫盡也其從孫則卿裒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玉峯爲之序

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後集伊洛淵源續錄尊鄉錄節要

杜方山名知仁字仁仲南湖之弟少有俊才爲舉子

文採筆卽驚人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于詩雕鎪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于是卽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于朋友閒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道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其切問近思反躬克己之意又每見許于師門方其壯年試于鄉不利遂絶意榮慕足迹不至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illegible]昂則趨而

避而講道于樵陽絕言于家務施均敵之禮于後生自號曰方山友吳宗以志也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衰次而沒年六十有一逍遺菴志其墓見晦庵文集郡志赤城前集伊洛淵源續錄鄉錄節要

潘典教名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菴遊有問必記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關解四書多爲師門所稱許嘗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晦菴云且以樂水言之水到限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于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之處事處仁者樂

七裔孫　文宗　重梓

山亦以此推之子善有省乎居甚靜坐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看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着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又嘗舉知行互相發明之說晦翁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推之達道耳先生服膺斯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歉然觀于此言不特踐履之密可謂有得

于合一之學者矣嘉定十五年以上舍釋褐[illegible]教授見晦菴文集語類邵邑誌尊鄉錄評節應氏雜錄

林叔恭名恪叔恭其字也臨海人初從晦菴游[illegible]學只要致識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假生較計與前算後也又云嘗見郭叔雲問爲學否某告之曰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得于是每聞晦菴語必記錄于册以自省其所錄如論爲學如煉丹先將烈火煅一餉方好用微火養成如論終食不違仁須先以不處不去立脚如論求放心不特走作只昏惰便是放如論仁義是無一事不求箇是如論孔顏樂處孔子都忘了身只是

一箇道理顏子猶照管在又記晦菴自言所用力處甚約日夜只就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凡此皆進修眞切得力語晦菴之所以教與先生之所以學益莫要于此云見晦庵文集語類邑志尊鄉錄詳節應氏雜錄

郭正肅名磊卿字子奇號兌齋僊居人璞甥安撫晞宗第五子也嘗遊文公之門嘉定七年舉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時鄭八余天錫理宗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朝論不與先生上疏云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騏驎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

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孫琊顧跡其間是却行而求
前也帝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情讙不
法先生疏已具併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函
除起居郎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
自帝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先生進退兩難鬱鬱不得
志嗚咽而卒時與杜成之徐元杰諸賢號端平六君
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帝亦念之不
已特謚正肅爲立正諫坊以旌之朱白雲右作文獻
書院記稱先生與趙幾道二杜同師晦菴謝文肅公
鐸亦云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見而知曰正肅公惟

乎當時授受之詳無所予稍所著有兌齋集見林表白雲稿

尊鄉錄節要赤城論諫
續台嶠錄桃溪淨稿

林賓道黃巖人嘗從朱文公遊文公稱其所陳諸說皆齊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也又稱其所論讀書課程甚善且云思慮不可過苦只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久自見縱鮮意味特守亦不必着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又云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乃幸見晦庵文集台嶠錄

池進士名從周字子文黃巖人嘉定七年特科嘗遊

晦菴先生之門屢以書請益晦菴稱其嗜學而勉以充拓之功云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向前更有許多工夫豈可便慮其雜又曰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顧少擴廓之不然終不免于局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見晦菴文集郡志台寓錄

吳謙齋名楙卿字清叔僊居人嘉定十七年特科仕至忠州文學嘗因果齋李方子獲登朱子之門講授甚盛所著有經說語錄見道安語錄後序尊鄉錄詳節續錄台寓錄

趙然道名師雍宋宗室居黃巖淳熙十四年進士官終朝議大夫直寶謨閣嘗問道于晦菴象山二先生

象山四答書其畧云聖狂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克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又云若義利之問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于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間陰流密附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過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晦菴一書有道聽塗說之戒有千金

敝帚之喻對崇二先生識論未同時也見朱陸文集道一編郡志

樹諒道名師淑然道之弟同受教于晦菴象山兩先生象山語之曰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正心修身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才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尹之任夷之清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自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

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晦翁則云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于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于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暧暧昧昧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于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居于隔而已矣先生登開禧元年進士官終僉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見仝前

杜清獻名範字成之一云儀夫號立齋黄巖人南湖方山二先生族孫也生有令質讀書必潛心玩味取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躬行自謂嘗聞緒仲和得貴

之一字為終身受用之言而謂容悲敬及論處靜則
以程伯子所云動亦定靜亦定謂非知道者不足以
語此此其所占得者二一先生又以其親見親聞於晦
翁者授之故其學有原本為時推重嘉定元年舉進
士為金壇尉累除監察御史終右丞相當理宗朝凡
十抗疏皆剴切不諱最初陛對即言致弊必有原救
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至于浸漬熏染日深
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爾若相之
私未去則條教之頒徒為虛文近日召用名儒發明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匈議論者乃從而詆訾

笑詆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奸狙嗜利之徒攙取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繫願以其所講明者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觀美帝深然之嚴劾宰執鄭清之李鳴復史嵩之輩直道盡言無少顧忌風采屹然為天下重及拜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謂道既入勤卽上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五事既復條陳公用舍儲才能等十二事欲盡革宿弊以與治理孜孜憂國知無不為雖在疾病不廢機務僅八十日而終年六十有四帝震悼御札賜諡清獻先生粹德淳節終始金石有

用二頃粗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家處僮庇風雨見者莫知其爲相公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天下候其出處爲休戚得政未及大施而沒識與不識莫不痛恨輀車所過聚祭巷哭累與司馬公事皆相類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雜文九卷奏稿十卷外制及經筵講義各三卷進故事五卷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二子濬淵克世其家云見宋史郡志詩獻文集赤城後集尊鄉錄節要

右諸賢凡十有六人吳謙齋以上皆受業考亭

飲河充量者趙然道昆弟則往來朱陸二公之

聞者也若杜立齋得之再傳如親謦欬所謂私
淑艾者非與一時人文之盛甲于東南大賢君
子之所過化其勲烈固如是夫竊謂晦庵先生
道德學問夙爲時宗而舍己從人恒若弗及如
聞延平須是理會分殊之語則自以好同惡異
喜大恥小爲非及悟明道存久自明何待窮索
與夫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之語而又謂向來
太涉支離不若黙會諸心以立其本而言之得
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蓋道必協乎大中學不憚
于屢變此其所以紹伊洛之正緒而開百世之

述遯者與其與象山先異後同則昔人物之明矣吾邦諸賢學力所至淺深固殊相趨異時領略自別乃若相與求爲聖賢之心則固無間也得其心不謬于其遯非晦菴所深望吾後之人者耶

又按文公公寓錄所載黃巖趙氏有曰師端知道者則劉后村輓章有朱公徒弟邱公將之句而他無所見又臨海謝氏家譜有名敷經者嘗從晦菴遊或謂范笭亦從晦菴謝采伯師事晦菴高第李方子二十年皆無所考證姑志姓名

裔孫汶[illegible]重校

以俟

小學源流卷之三終

裔孫東垣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四

臨海金賁亨撰

王石渠　胡思齋　戴泉溪

王石渠名賁字蘊文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時趙守景綠延金華王魯齋主上蔡書院教事先生具古冠服來謁魯齋歸王守華甫請先生代其事嘗撰心圖爲說以傳學者蓋借一字以立義足爲心學之助云其說曰邵子有言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夫善惡之分霄壤殊絕未有不由於一心之所起者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

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壞此心所主不亦重乎愚平居玩心之一字有以識夫心學之方一點在中心之主也有所主于中則可以應於外兩旁兩點心之衛也立爲防限使之不至于放蕩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懸其兩旁不遠不近者亭亭在中不可有所偏倚也下一挑者以中間一點流而下之則陷溺而爲愚不肖故以此盛之示其不可陷而溺也上虛空者其中一點原無障蔽無微累充而上之則浸高浸明極而可以通神

則參天地故處之以示其向上無往而不可到也昔人制字三面設範圍使物之在外者不能引而其中一點旣不倚東又不倚西又不墮下凝然中正以閑一方使作向上工夫其意深矣故易言敬以直內程子言心有主則實心要在腔子裏正欲其操存于中也其中一點是此意也易言閑邪存其誠夫子教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欲防閑于外也外兩點是此意也中庸欲養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不欲有所偏倚也懸其兩旁是此意也孟子戒人陷溺其良心以牿之反覆則爲禽獸不遠正恐失于下流而

陷溺之也下一段是此意也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言等而上之與天相通虛其上是此意也聖賢言心反覆詳備其與字義悉相照合人能體其言思其義日夜用心於存養之間則心足以統攝性情庶不失人之所以為人矣余將求心於既放之餘故別其養之放之之與書為圖以自警

及卒無以斂門人為治其喪將葬道有小而捷者欲請於其婦婦云先夫平日未嘗由徑不可違其志闢者歎曰有是婦哉先生之德益彰矣見鄜邑志向曲王陝石刻考安

嚴鳳板木尊

鄭鐵詳節

胡思齋名常字立方黄巖人恬靜好修不慕榮利親
掃庭戸一唾不委于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
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扶攜雖在
市廛跬步不出戸外嘗隷編朱子語錄十卷曰晩年
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又著亙釜吟三卷有云十載苦
心常自覺一毫私意便非仁與車玉峯相友善長八
年玉峯以兄事之嘗自謂反躬篤行未如胡立方又
稱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閑不獵交以幸譽不矯
高以孤衆其學謹靜愿實必謀必訪不畜疑以養晦
也王實翁華甫令黄巖親訪其廬洪石窓穗繼之禮

待先厚趙星渚景緯與實翁相繼守台皆加敬禮諸公問政陰及物者甚衆天子錫恩台士令盡赴春宮皆山郡貢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溷之其見重如此一日疾革以書別諸友王峯往省神色如常時猶舊語及大學疑義既別去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纊玉峯誌其墓見郡志鄉賢錄詳節赤城後集有玉峯冗稿

戴泉溪名良齋字彥肅居黃巖之泉溪因以爲號仝屬太平縣先生初以古文鳴後乃潛心性理之學登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秘書少監時韃虜強盛先生深以爲憂上疏言崇德修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又陳

四事曰懲忿曰歎賢曰保民曰理財又進君臣交修之說詞甚剴切帝嘉納之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脅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

公輔嘗云當今經書雖皆完具而禮經獨爲殘鈌加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鄉前哲戴少監嘗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而得其說於今未行也又以其文與陳篔窓耆卿吳荆溪子良並論謂其光芒四達蟠際霄漢可謂雄偉不拔者矣既卒鄉人祠于學謝文莊公鐸爲之贊云唯公之學最深者禮遠淑諸人曰吳澄氏戕哉孔廟俎豆以陳公心不愧夷夏君臣

見郡邑志林公輔集尊鄉錄詳節桃溪淨稿

右三先生當紫陽既往魯齋未至台學中微之際而能津問徑超毅然自力石潭有見于心思齋有見于仁泉溪有見于禮雖未即鐘考亭亦可謂有聞其緒餘者矣

台學源流卷之四終

裔孫雅南校字

台學源流卷之五

臨海金賁亨撰

車玉峯　　黃壽雲　　周大學　　陳古堂

楊簡齋　　楊樵齋

車玉峯名若水字清臣黃巖人祖似慶號隘軒讀書好古多卓識玉峯初從陳貧窗學古文隘軒兆悅乃從清獻杜公遊聽其談議大悔前日之所爲于是潛心理學又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緒論乃會衆說而求其至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質于魯齋魯齋驚喜以爲洞昭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因作

大學洽草論以表之又嘗著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魯齋見之謂非有大學力不能作照燿萬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疑又著宇宙紀畧列諸圖象或謂其出自邵康節然先天合洛書後天合河圖及天地自然數圖雖皇極書亦未之嘗具至于一陰一陽圖與圈中一半是黑如鳥頭狀與白地犬牙相入所謂陰陽互爲其根是已此圖或謂蔡季通得之蜀所旁注曰昔有異人觀月中黑影得之以爲此圖云又著世運錄及玉峯冗稿其友胡立方稱玉峯貌癯而埜口吶不能言即之既熟回視胷中狹者寬塞者通

陋者廣眞益友也其從父弟君緒字經臣別號雙峯深於禮學爲趙守景緯所重嘗以學行薦時不利隱於馬家山終焉所著有性理要旨內外服制見郡志赤城後集魯齋東巖尊鄉錄節要應氏雜錄

黃壽雲名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幼有高志聰明博達讀書不舍晨夜研精探奧經出流輩每雞鳴盥櫛就書齋戒子弟不得通賓客及一關白家事必待午餉後乃許行之率以爲常嘗往來魯齋之門得性理之傳而尤深于易推本周子先天圖質以邵子皇極經世著周易經世二十卷發程朱二傳未盡之意別爲或

問五卷發例三卷識蒙五卷詩話筆談及會要歷各十卷傳學者嘗曰與其多述以詔後曷若及吾身而面命乎乃構義塾生徒遂至[illegible]之[illegible]倦燕坐凝然雖悍猾輩見之斂退其閭先生[illegible][illegible]原者咸起慕焉先生兩與鄉貢及元代宋遂不仕[illegible]社[illegible]稱一不介意嘗自咏云不知乃不慨古人嘆難能我謂直易事學道非干名本無求知心慨亦何得生自艾年以後絕書不觀唯扃一室默坐反觀內照以爲有得士友或竊窺而笑之則[illegible]然曰不笑不足以爲道又作詩云我有數行書藏在元關側樵夫與[illegible]千個個各自得乃

築西清道院以居自為之記所與文曰西清集卒年六十有二謚康敏識者謂先生生不仕元其介分截然矣推其志豈肯受元謚哉見郡志赤城後集赤城詩集尊鄉錄節要會通記應氏雜錄

周太學名敬孫字子高臨海人生六月而父顯卒母李氏食貧守節鞠成之嘗與同郡朱致中許松年師事王魯齋講明晦菴遺教所著有周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先生嘗遊太學宋末隱居不仕子仁榮仔肩皆以學行聞見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陳古堂名天瑞字德修臨海人徽猷閣待制公輔之

後也師事王會齋精性理之學登咸淳元年進士爲金華令志潔行廉有能名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有文集五十卷宋末隱居不仕自號南村逸老人稱古堂先生云見郡邑志赤城會通記

楊簡齋名珏字君賢臨海人從王會齋遊講明性理之學咸淳四年舉進士爲溧陽令有治聲轉機宜官入元不仕子圭克世其學見郡邑志赤城會通記

楊樵寄名琦字宗玉臨海人初名錡字宗彝從鄉先生余汝楫施洪遊二先生嘗稱其莊重貞淳才器完博可宗韓稚圭者因爲更其名若字云弱冠遊郡庠登

學籍甚巳而師事王魯齋于上蔡書院魯齋謂子有用才也吾語汝學之體用于是受師說而推之求知其性以盡其心同舍張達善自以爲弗及稱之曰畏友其父嗣炎寢疾每旦必焚香籲天願減巳年以延父壽居喪極哀毁至元間族兄叔虎以嘗仕宋爲酒官至是以善酒正政召叔虎不欲往計將曰惟先生以誠諭使者乃得以姪堂代行叔虎泣謝曰吾獲生全吾弟賜也先生自號樵寄幸民制置司及泉司辟皆不就徜徉泉石間蒔花竹教子孫以自樂鄉子弟來學者教之不倦嘗取周子通書家人睽

復无妄四卦義扁其堂曰端誠其友陳古堂爲之記一日語諸子曰吾師魯齋先生而聞道參之濂洛諸儒宗旨皆合焉雖不獲施于時亦無憾矣及疾革謝醫藥語後事詞色如平時索筆書曰八十有七失德事無啟手啟足吾知免夫命遷于正寢儵然而逝所著有拾撰等稿上蔡師說藏于家見邑志赤城文獻抄本

右從王魯齋先生遊者凡六人魯齋得晦菴朱子再傳之學以振起吾台欲墜之緒功豈淺哉觀上蔡書院講義首以程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兩言立說後舉上蔡所云敬只是常

惺惺法與夫窮理只已上講餘是處等語開發後進亦可謂得學之體要矣其所陶成而許與者車黃二子為最二子於學亦在師友之間及觀壽雲所作兩清道院記似悅於老氏而自原其所學之源豈其所以致知云者未能得程朱本旨而或蹈其所謂太泛支離者邪李果齋嘗云晦菴晚見諸生繳繞于文義之間深慮斯道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噫斯言也惜乎聞之者寡與

又按郡邑志有朱致中薛松年張達善三人者

亦云曾齋門人然止附見於周子高楊宗圭傳

而其邑里名迹俱莫之詳用俟來者

台學源流卷之五終

裔孫柏衡校

台學源流卷之六

臨海金賁亨撰

戴蠶翁　楊浦城　董克齋

戴蠶翁名亨字子元臨海人時木居邛先生漸講明道學爲後進所宗蠶翁從之遊其學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於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所著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註朱子詩解比溪字義辨正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錄詳節

楊浦城名明復字履翁一云復翁臨海人少從翁丹山學操履純正博通經籍景定間王守華甫聘爲郡學正所著有周易會粹尙書暢旨詩學發微及冠昏

喪祭圖見一統志郡邑志尊鄉録詳節赤城會通記

董克齋名楷字正翁臨海人御史亨復之子嘗從潛室陳器之得晦翁再傳之學寶祐四年舉進士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未幾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中所著有克齋集又嘗合程朱易爲一書其言曰易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依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于吉凶悔吝之塗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

蘊奧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蓍策分揲掛扐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十翼之外有功於道者則唯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又曰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義理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義理而不及夫象占則犧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又曰文公之書所以補程子所不及而程子之名言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知易者蓋有取於其言云見一統志郡邑志湴台錄抄本

右三先生雖各有攸師未嘗及魯齋之門然睎翁遺矩炳然在人固有隨取而隨得者蠢翁以

毋自欺爲第一義庶幾知所謂守約之道者與竊觀當時講說益詳著述益盛而靜觀默識之教未之或傳焉何哉晦翁晚歲之所深悟與杲齋昔日之所嘗聞凡我台人尊慕晦翁之學者恐於此義不可不三復而深思也

又按郡邑志及尊鄉錄詳節赤城會通記稱黃岡蔡夢說究心濂洛之傳於相受業於車玉峯牟楷刻志正心誠意之學陳紹大以性理之學自任天台曹湛與楊簡齋陳古堂爲友謝無楙作皇極內篇序仙居吳諒講明理學教行于鄉

陳栢著夙興夜寐蒐此八人者舉其端莫詳其實見于此無證于彼姑附識以俟

台學源流卷之六終

裔孫殿南校字

臨海金賁亨撰

郭暢軒

万曆志　陳克菴

郭暢軒名樌字德茂高祖世卿正肅公之兄也暢軒自僊居徙家黃巖之松山里今屬太平縣少勤學閒比壯時有所悟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卽祁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接和氣肅容簞瓢屢空晏如也其所涵養專用靜中工夫言動應酬一循乎禮邑士人多從之游其爲教必先收放心曰收得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

是大切要處父歿會兵荒不克葬者十餘年歲茹蔬
抱戚未嘗破顏迄葬已始御酒肉母疾衣不解帶親
爲沃面濯身浣衣滌廁凡六越月手指濕爛成疹終
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鄉人化之雖狡猾者亦
革面輸欵終元之世隱居授徒嘗作感秋酷熱諸詩
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畤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
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邏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
著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　太
祖嘉其廉賜紗幞銀帶寶鈔以旌之既歸貧益甚課
其子熙躬操井臼一日諸生及門聞舂麥聲視之乃

先生卒年六十二門人尊之曰貞成先生謚文肅公錄贊之謂其奮起於正肅之後家學有源委云熙博學篤行能世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嘗著術書該夥見邵邑志尊鄉錄詳節桃溪淨稿赤城後集赤城詩集應氏雜錄

方遜志名孝孺字希直寧海人父克勤號愚菴好古嗜學研究群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精思力索而允蹈之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非學也嘗爲濟寧守以風化爲急府庭之間不陳桎械其政績名一時云先生侍父宦遊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闕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

裔孫文煒重梓

既而從潛溪宋景濂遊潛溪見其文深器之名流老盡皆推讓弗及識者以爲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先先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巳任嘗曰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爲二十一箴又作雜戒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章家人箴一十五首以告其族人謂先王之治先德教而後政刑作深慮十道謂算屯

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其言多先哲所未發者又自悼空言寡效多絕無自得之

求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曰術久覺向時過閟愈亂其論靜則本於無欲謂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以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其論敬以操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外方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其論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善養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即易去耳其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見者咸以爲程朱復出嘗卧病絕粮家人以告先生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摡無儲粟者奚獨我哉洪武中以薦召至京　上

見其舉動端肅謂　皇太孫曰此莊士也嘗老其才以輔汝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處以賓師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爲更其號稱正學先生云後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革除之際與練子寗等不屈而死年四十有七　文廟嘗與楊榮論子寗等曰使子寗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爾　仁廟亦謂寗洮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　詔從寬典郡縉紳始刻其遺文四十卷後刪定爲二十四卷邑令郭紳爲立祠祀之其所著周易枝詞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註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不傳見穉下仲文集蒼溪集天順日錄備遺錄革除遺事錄遜志齋集郡志尊

新錄

陳克庵名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巡按福建辯沙寇之脅從者數萬人官終右布政使先生自小有文名比長篤志聖賢之學以克己求仁爲要讀書不資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爲力行之助天順庚辰上春官遂魁天下初爲御史一疏奪二學士之祭再疏移六司馬之權天下已凜然仰其丰采謂質鐵而不可犯也及督學南畿敷德屏威日與諸生講明正學謂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特註釋以頒賜使學者知所從入每巡歷減騶從刻日期屆止學官談經習

禮時或同勝饌若家人焉諸生翕然咸服兩地士氣
聿為之變轉浙南按察使尋以憂歸服闋擢廣東右
布政使猶孳孳舊徒刻宋史道學傳以遺之廣民困
于苛政為革宂弊抑權倖殫力救援與市舶中官不
協竟為誣奏卒于途年五十有八士大夫識與不識
莫不寃之先生剛果內持勁儉成性居常謙讓言若
不出口至臨大事决大議則屹然萬夫之勇不能奪
之既歷貴顯惟服先人故袍帶客至瓦盂蔬食相對
無慙色自河南喪還行李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廣
東騎驢出都門其清約有寒士所不及者俸餘則以

蹈義田周宗族之困餓者焉張侍郎元禎表其墓稱
先生有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綱天下之大才有不
逮于天下之大躬識者以爲夕言毛給事中憲請於
朝賜光祿卿諡恭愍繼子循奏立祠祀之見理學名臣錄郡邑志定軒存稿光溪遺稿
右三先生當夷亂華士習改儒道晦蝕之餘而
能上繹程朱之緒以扶名教振斯人使復知周
公仲尼之道厥功不既偉歟暢軒翁迹須時介
潔成性遜志卓識大觀死生不貳克蒞秉忠自
嚴遡義如敵設在孔門暢軒其商之守乎遜志

其賜之達乎克菴其由之果乎吾聞暢軒專用靜中工夫則未知所謂靜中有物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者何如也此此儒釋毫釐之地也吾聞遜志過予問陋巷簞瓢所在喟然願學則未知所謂尋顏子樂處所謂夫子與點之意者何如也此適道之要津也吾聞克菴學以求仁爲要而錄格言以助力行則未知所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已而求經義以栽培者何如也此吾儒內外之所以合也善學者反諸其身默識而自得焉可以登程朱之堂窺周公仲尼之奧矣

台猶昔也何獨無其人乎

台學源流七卷明鄉先達金賁亨一所撰乾隆間浙江巡撫以寫本貢入　四庫明史藝文志作二卷傳鈔者意併耳余於其裔孫文衡上舍家見之假鈔存笥不無魯魚之譌細爲勘正今上舍弟西園茂才任重梓索樣本於余因出所藏以贊其成云後學郭協寅跋

台學源流卷之七終　　裔孫道南校字